

慈禧太后演义

蔡东藩 著

北京古籍出版社



22.27
CDF

慈禧太后演义

蔡东藩 著

北京古籍出版社

中国历代演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慈禧太后演义/蔡东藩著.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6
(中国历代演义)

ISBN 7-5300-0136-1

I. 慈… II. 蔡… III. 讲史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

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1533 号

慈禧太后演义

蔡东藩 著

*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50 000 字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5300-0136-1/I·40

定价(精):23.00 元

出版说明

今年是蔡东藩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位第一个把《二十四史》加清史、民国史全部、系统演义成历史小说的学者和作家，北京古籍出版社决定出版这套《中国历代演义》丛书。

蔡东藩（1877—1945）名邨，字椿寿，号东藩（亦作“东帆”、“东颿”），浙江省萧山县临浦人。他四十岁之前，目睹了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的现实和晚清政府腐败误国、丧心卖国的种种罪行，经历了袁世凯复辟和军阀割据的乱世岁月，痛感民族灾难的严重。在探索救国真理的潜思考过程中，他选择了清末以来“小说救国”的道路。1916年以后，他以超凡的毅力和惊人的速度，仅用十年的时间，就把一部数千万字的《二十四史》加清史、民国史资料 and 许多稗官轶闻删繁就简加以通俗化，写成一套包括《前汉演义》、《后汉演义》、《两晋演义》、《南北史演义》、《唐史演义》、《五代史演义》、《宋史演义》、《元史演义》、《明史演义》、《清史演义》、《民国演义》等十一部历史小说的《历朝通俗演义》。在他以前，虽然有不少历史小说，但大都零星片断，不成体系，不能贯穿整个中国历史，而且大都虚构成分太多，在人民群众中造成许多误会。蔡东藩的历史小说则不然，他是自秦汉至民国，一朝一代地写下来，每一断代既独立成书，合起来又构成一部完整的小说体的中国通史。我们所以说《历朝通俗演义》既是一部历史小说，又是

一部小说体的中国通史，是由于作者坚持“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坚决反对“语出无稽，事多伪造”。所以，他写出的这五百余万字的作品，其主要的、基本的历史情节都是有根有据的。这也正是蔡氏演义的特色与价值所在。

当然，由于作者所处的历史时代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书中对农民起义、少数民族、中外关系、妇女问题等有一些错误评论，有些评论甚至同今人相去十分悬远；同时，尽管他反对“语出无稽”，力主“事必纪实”，还是出现了一些如唐人缠足之类的虚构。这对一部五百多万字的历史小说来说，实在不足为奇，一则是传统说部哗众取宠的惯例使然，二则即使《二十四史》那样严肃的正史里，荒唐附会、子虚乌有之事也是俯拾即是、层出不穷，并无人因此而哀叹为瑕可掩瑜。我们相信，今日的读者也同样能对本书作出合乎情理的批评与理解，而不苛求于前人。

现根据 1935 年会文堂《历朝通俗演义》本重印，改为简体字横排本，对原书中个别史实的张冠李戴、错字、标点、段落作了调整和修改，并更名为《中国历代演义》。为了完整地反映蔡东藩的历史小说创作，我们把他的另外两部小说——《中华全史演义》和《慈禧太后演义》（原名《西太后演义》）一并附印，以飨读者。前者，可以说是《中国历代演义》的缩写或提要，后者，可以作为《清史演义》的重要补充。

1995 年 12 月

序 言

有清一代之女后，前有孝庄，后有孝钦，皆以才色闻，而孝钦尤过之。顾孝庄能招降洪承畴，善取多尔衮，卒令八龄幼主入主中原，开一统之盛治。孝钦则初平发捻，定回苗，知人善任，几若凌驾孝庄。乃其后误信谗构，妄任俭人，酿成数千年来未有之匪祸，而清室以墟。是何也？妇人可小知，不可大受；可暂试，不可常专。孝庄虽亦预政，卒未兼揽大权，故所试有效。孝钦三次临朝，威权莫比，由勤而逸，由逸而骄，由骄而败，则甚矣！牝鸡毋晨之训，固不可违也！晚清之季，党人蜂起，保皇党笔伐于先，革命党口诛于后，孝钦之名为之大损。坊间曾有西太后一编，卷帙无几，第述宫闱秽亵事迹，近诬蔑毫无价值，故不崇朝而毁灭。清室已覆，复有慈禧外纪，及慈禧写照记等书流传市肆，顾或稗贩西文，未必尽确，或摭拾野乘，所见多偏，据片面之见闻，漫欲加以论定，保无有管蠡之诮者。鄙人前辑《清史通俗演义》，于孝钦一生行迹，十举四五，自谓粗得大凡，乃时论犹有未尽之憾，用特续编西太后专集，仍用演义体裁，哀录大政，遍采遗闻，得书四十回，都二十余万言。要旨在防范女权，唤醒世梦，以人为鉴，即劝即惩，阅者得是编以证之。其或足以贻目也欤！编竟志数语，以作弁言。

中华民国七年十一月古越蔡东藩氏识

目 录

第 一 回	述胜朝畅谈楔子 溯后族顺叙髫年.....	1
第 二 回	奔父丧无意得赙仪 幻仙宫有缘逢艳侶.....	9
第 三 回	天语传宣循章选秀 云程发迹应旨入官.....	18
第 四 回	列宫眷供直坤闱 近天颜仰承帝泽.....	26
第 五 回	沐慈恩贵人升位 侍御寝皇子怀胎.....	34
第 六 回	咸丰帝喜产佳儿 曾侍郎独邀慧鉴.....	42
第 七 回	邀旷典贵妃归省 预邦交哲妇失谋.....	49
第 八 回	用内言严旨赐帛 开外衅挈眷蒙尘.....	57
第 九 回	惨遭纵火旋园被焚 望断回銮热河驰计.....	65
第 十 回	定密谋启程返蹕 戮辅臣创制垂帘.....	73
第 十 一 回	平粤酋特颁懋赏	

	遣亲王隐飭朝纲	81
第十二回	奉密旨权阉出都 惊耗问慈闱肇衅	90
第十三回	册立中官大婚成礼 诏谕亲政母后撤帘	100
第十四回	同治帝微行纵乐 圆明园谏阻兴工	108
第十五回	染疮毒穆宗宾天 绝粒食穀后殉节	117
第十六回	上遗疏痛陈继统 改俄约幸得使才	125
第十七回	东太后中计暴崩 恭亲王遭谗去职	133
第十八回	奉慈命爵帅主和议 随醇王总监阅兵操	142
第十九回	幸名园嘉谕权阉 拟归政指婚懿戚	150
第二十回	神机营赴园供校阅 祈年殿失火酿奇灾	158
第二十一回	祝慈赍先期备盛典 闻败报降旨罢隆仪	166
第二十二回	姊妹花遭谗被谪 骨鲠臣强谏充边	176
第二十三回	命和日宣示苦衷 主联俄遣订密约	184
第二十四回	康主事连疏请变法 光绪帝百日促维新	192

第二十五回	泄秘谋三次临朝 反旧政六人毙命·····	201
第二十六回	大阿哥入嗣宗桃 义和团旁延畿辅·····	210
第二十七回	袒拳匪误信邪术 颁战谕开罪友邦·····	219
第二十八回	订特约江督保民 走制军津门失守·····	228
第二十九回	豺虎擅权燕市流血 鸳鸯折翼官井埋魂·····	237
第三十回	失京师出奔慈驾 开和议惩治罪魁·····	246
第三十一回	定北京全权议款 寓西安下诏回銮·····	254
第三十二回	储君被废安辇入京 新政重行临朝布敕·····	264
第三十三回	两全权与俄订约 二慧女随母入官·····	273
第三十四回	中戏迷详究声歌 讲新学兼陈政法·····	282
第三十五回	勃夫人入觐开盛宴 荣中堂弃世上遗言·····	291
第三十六回	万牲园太后临幸 海晏堂西女写真·····	300
第三十七回	划战域中立布条规 斥台官西巡辟妄语·····	308
第三十八回	万寿届期力辞徽号	

	五臣归国特降纶音.....	317
第三十九回	纳歌姬言路起风潮	
	防党人政府颁宪法.....	325
第四十回	望龙髯瀛台留恨	
	回鸾驭尘梦告终.....	334

第一回

述胜朝畅谈楔子 溯后族顺叙髫年

母后临朝，自古所戒。有史以来，只宋朝一个宣仁太后，史称她作女中尧舜。此外，如汉唐时代，母后当国，外戚、内竖，夤缘幸进，把一朝锦绣江山，搅乱得不可收拾。所以，史家悬为厉禁，将母后临朝的制度，视作蛇蝎一般，统说它是覆宗的祸水，误国的罪魁。揭出宗旨。

在下生当前清季世，往古的母后也不能一一评论。只清季母后垂帘，始自同治初元。咸丰帝驾崩热河，太子载淳嗣位，年号同治。这同治帝尚是冲龄，未能亲握政权，他的生母那拉氏英明得很，就依附历史，援母后临朝的成制，一意举行。当时，有几个王大臣与她反对，都被她一概扳倒，杀的杀，死的死，满朝文武吓得屁滚尿流，那个还敢出来作梗！因此那拉氏遂安安稳稳的临朝起来。妙。但同治帝尚有嫡母钮祜禄氏，素性贞娴，本没有临朝的思想，寻由那拉氏从旁怂恿，未免两可其间。那拉氏虽母以子贵，究竟不好抹煞嫡母，于是特创一个不古不今的法制，抬出两位母后，垂帘听政。这正是旷古无两。这时候的国势，正忧危的了不得，洪、杨余党蟠踞长江，赖、张两捻出没大河，还有外洋各国乘乱相逼，英法联军长驱入京，城下乞盟，割地偿款，京内外的元气几乎消磨殆尽。自从两太后垂帘以后，用人行政，各适其宜，把数十万发捻次第荡平，且乘此辑睦邦交，戡定内外，河山再奠，日月重光，俨然有中兴气象。不但

海内人民盛称懿德，就是外洋各邦亦钦佩得很，慈安慈禧两太后徽号，歌颂一时。就中慈禧太后的英名，比慈安太后更加一层。因为慈安性质冲和，事事不愿专擅，一切政务多归慈禧主持。这慈禧后福至心灵，神强力固，所言所行，无不顺手，内而官禁，外而朝野，没一个不服她见识，没一个不奉若神明。欲擒先纵，是文中应有之笔。

到了同治驾崩，光绪帝以弟承兄，又是一个小皇帝，两太后仍然训政，依旧叱咤无惊。一瞬数年，慈安谢世，国家大事统归慈禧掌握，自不必说。直至光绪亲政，慈禧退养颐和园，名为不亲朝事，暗中恰也与闻。不料中日战起，中国的水陆军，统一败涂地。邦人士未识内情，统说光绪帝所为远不及慈禧的英明，于是慈禧太后的德望，更增一倍。那时光绪帝也自愤自嫉，恨不得立刻斡旋，转败为胜；康梁新进，引为知己；戊戌变法，百日以内，维新诏旨联翩下来，把京内外的官吏弄得头绪不清，脚忙手乱。顿时怨声载道，物议沸腾。朝右的老臣顽固的多，开通的少，遂捕风捉影，谗间两宫。又把这慈禧太后请了出来，三次垂帘，驾轻就熟。总道她能保全国脉，挽回气运。谁知天意变迁，人才衰歇，一班献媚贡谀的臣子有什么大经济！免不得照例敷衍，苟且塞责；还有几个皇亲国戚，窥伺慈禧的意旨，勾结内侍，播弄宫中。端刚之肉，其足食乎。酝酿久之，竟闯出一场滔天大祸，几乎把二十二行省，四百兆生灵，尽行断送！幸亏外人相率而来，互相钳制，囹圄一个大中原，无从分起，只好我觑你，你觑我，彼此瞪目一番，舌桥而不敢下，迁延多日，没人发难，乐得卖个人情与清室，再敦和好。但寇氛虽靖，民力渐凋，四百五十兆的赔款，母子盘剥，已足刮尽中国地皮，吸尽华人膏血。嗣是慈禧太后的盛名，一落千丈。前歌谁嗣？后诵孰杀？一片诽谤声，喧腾全国；甚且肆口讥评、捏词诬蔑，说

得慈禧一钱不值，且目为中国罪人。其实，往时的称颂未免过情，晚来的谤毁也不无太甚。平心之论。倘使慈禧太后今日尚存，吾中华的革命恐没有这般迅速，就令推位让国，也要弄得精疲力尽，那里肯不战而退呢。看官不信，试想慈禧自西安回銮途中，并没有出险情事；到京后，依然手握大权，莫敢指斥；由辛丑至戊申，其间又经过八年，并没有损动分毫；到了光绪晏驾，宣统入嗣，宫中仍肃静无哗；直至自己病剧，犹且从容不迫，嘱咐得井井有条，自王公以下，统恪承遗训，安而行之。若非慈禧平日有强忍果毅的手段，笼络得住，难道有这样镇静么？是极。

在下早想把慈禧行状编成一书，作为稗史的先声，可奈累岁奔波，不遑着手。坊间的慈禧外纪，及慈禧写照记等书，已陆续出版，先我著成，转令在下落了人后，只好搁笔。但因夙愿未偿，于心难忍。适值丁戊二年，家居无事，借翰墨以消愁，就文字以论古，不揣冒昧，编了一部西太后演义。西太后，就是慈禧太后。慈安居东，慈禧居西，所以当时有东西两太后的称号。在下不敢妄撰，沿称为西太后，以便省文。全书仿演义体，语语浅近，老嫗都解。令天下后世人人晓得西太后历史，有善有恶，可劝可惩，倒也不无小补。且书中内容，统系得诸遗闻，征诸故乘。于西太后三次临朝，原是备陈颠末，即清季五十年来得失，也曾哀录一斑，看官试悉心详阅。在下已将楔子说明，下文便要开手叙事了。崇论阔议得未曾有。

却说西太后那拉氏，乃是叶赫国后裔。叶赫国系满洲最古的部落，向居长白山麓，为满洲各部盟长。自满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以后，居住赫图阿拉城，与叶赫国相距不远，互相嫉妒。努尔哈赤曾命工匠兴起土木，建筑一所堂殿，作为祭神的场所。正在动手的时候，忽掘起一块古碑，上面有六个大字，可惊可

愕。当由工人报知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端详审视，乃是“灭建州者叶赫”六字。突如其来，煞是可怪。这六字映入眼帘，任你努尔哈赤如何英武，倒也暗吃一惊。看官到此，恐未免模糊起来。因在下未曾说明建州原委，只好就此补叙。原来努尔哈赤开国的地方，明朝曾称他作建州卫，且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因此建州二字，便是满清旧日的地名。那碑文并非新凿，偏有那灭建州的字样，那得令人不惧！可巧叶赫主纳林布禄遗书努尔哈赤，自称叶赫国大贝勒，要努尔哈赤割地与他。惹得努尔哈赤性起，兴兵与抗。叶赫主纠合九部联军，浩浩荡荡的来攻图尔阿拉城。不料努尔哈赤早已出境扎营，一阵厮杀，众不敌寡，被努尔哈赤杀得七零八落。可见兵贵精不贵多。不得已，易战为和，把宗女献与努尔哈赤为妃，暂算和亲结案。赔了夫人又折兵，叶赫主安得不恨。嗣后，努尔哈赤势力膨胀，时常忆及碑文，想把那叶赫国灭掉，免留后患。是时叶赫国逐渐衰微，料知努尔哈赤不怀好意，尝遣使进贡明廷，望他保护。可奈明朝也扰乱得很，主庸臣佞，文恬武嬉，曾出征努尔哈赤，发兵二十万；叶赫也出兵二万名，会合前进，只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里晓得努尔哈赤用兵如神，声东击西，避实攻虚，又把明军杀败。叶赫兵连忙逃回，三停中已少了两停。努尔哈赤乘胜进攻。叶赫贝勒金台石，方承兄嗣位，收拾残烬，登城固守。怎奈大势已去，独力难支，等到城虚饷绝，免不得被他攻陷，这位大贝勒金台石束手成擒。努尔哈赤也不顾亲谊，竟将他推出斩首。满期斩草除根。临刑时，金台石厉声道：“我生前不能存叶赫，死后有知，定不使叶赫绝种。无论传下一子一女，总要报仇雪恨！”怨愤深矣。努尔哈赤虽闻此言，恰也不以为意。叶赫灭后，竟立他妃子叶赫那拉氏为后——礼烈亲王代善，太子皇太极，均系那拉后所出。努尔哈赤逝世，皇太极嗣立。因血统所关，不忍绝叶

赫子孙，格外施恩，存他宗祀，所以那拉一姓，尚得一线苟延。相传康熙时代的权相明珠，就是金台石的侄儿，也不知是真还是假。若实有其事，那明珠贪墨性成，也是清室的螫贼。幸亏清室方盛，圣祖仁皇帝极顶聪明，大权不致旁落，总算太平过去。原是大幸。传到道光季年，宣宗为诸皇子选妃，满蒙大臣家的女儿，遵章应选。适有一位体态合格的佳人，颇称上意，宣宗拟指配四子。详问氏族，寻闻是那拉两字，不由的惊惶起来，躊躇一回，命罢指婚。满廷大臣还不晓得宣宗的用意，你猜我测，莫名其妙。后由宫中传出秘旨，方知宣宗是回溯往事，恐怕那拉入宫，异日或升为国母，适应金台石的愤言，搅乱国家，因此停选。这尚是天不亡清，并非宣宗善防。谁意天下事防不胜防，做祖宗的杜渐防微，总想创垂久远，百世千世的传将下去，那子孙恰记不得许多，选妃时只论才貌，不问姓氏，于是这个有才有貌的西太后竟从此发迹了。春秋之旨微而显。

西太后乳名兰儿。她的父亲叫作惠徵，曾为安徽候补道员。只因时运不济，需次了好几年，竟不曾得一好缺，弄得囊底萧涩，妙手空空，几苦得不可言喻。亏得同寅中有个汉员，姓吴名棠，籍隶盱眙县，与惠徵有僚旧谊，平时见惠徵窘状，代为惋惜，有时或解囊相助。惠徵非常感激，每语家人道：“咱们如有日出头，吴同寅的大德，断断不可忘怀。”兰儿听了，牢记在心。兰儿是时，不过十龄，垂髻覆额，弱眼横波，已生就几分风韵。尚有一个妹子，面貌与兰儿仿佛，只体态骨骼，不及兰儿的娇小玲珑。兰儿遂自觉胜人一筹，大有顾影生怜的意态。而且性情生得特别。资禀更是不凡。她于针黹缝紵等项不甚注意，平时只管看书、写字、读史、吟诗，把西子、太真、飞燕、灵甄的故事，更记得非常烂熟。少成若天性。暇时，与乃父惠徵谈论，惠徵尚被她难倒。兰儿见乃父无言，更说得天花乱坠。惠

徽听得不耐烦，常怒斥道：“你一个年轻女子，说什么上下古今。本朝旧例，只有须眉男子，好试博学鸿词，若巾帼女流，任你如何淹博，总用不着哩！”兰儿恰从容对父道：“‘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这不是西子的写照么？生男勿喜女勿悲，生女也可壮门楣，这不是杨妃的遗歌么？女儿现虽贫苦，安知后来不争胜古人。”志趣确是过人，可惜未曾醇正。惠徽听这一席话，也觉得暗暗惊异。但口中还是驳斥道：“我现在落拓得很，连衣食都办不端正，你还痴心妄想，望做皇后妃嫔。哼！这等奇遇，轮你不着。你不如到厨房内去帮你母司炊烹茶，做个灶下婢便吧。”兰儿被乃父奚落数语，忍着气，退入闺中。惠徽还是太息不住。过了一两天，闻有友人来访，惠徽不知是谁，接阅名片，乃是吴棠二字。便叹道：“我是一个穷道员，除了他，哪个还来看我！”门前罗雀，古今同慨。说罢，忙整衣出迎，彼此相揖，未能免俗。两下分宾主坐定，互为问答。惠徽总不免嗟卑叹老，眼眶中几流下泪来，吴棠只好从旁劝慰。好一歇，见一垂髫女子捧茶出来，虽是敝衣粗服，颇觉楚楚动人。当下注目凝睇，恰被那女子觉着，不禁把头一低，霎时间两朵红云映出面上。惠徽献茶毕，就对吴棠道：“吴寅兄处不必讳言，小弟现状，连婢媼都无钱可顾。”说至此，举手指女子道：“这便是小女儿，亲充婢役，真正惭愧！”吴棠道：“怪不得我要动疑，若非大家闺秀，那里有这般容止！”惠徽不待说毕，便令那女子过谒吴棠。那女子不慌不忙，移步至吴棠前，请了双安，且轻轻的呼声老伯。莺簧初度，嘤嘤可听。吴棠起立，受了半礼。不由的极口赞赏。这时受她拜谒，那时受你拜谒，吴公虽是识人，恐也未必料及。惠徽又把她平时言行略述一遍。吴棠道：“难得，难得。惠徽兄，不要轻视此女，她既有此丽质，兼此大志，怕不是将来一位贵人！”说她贵人，也是极口夸奖，谁知她更出人头地。惠徽道：“谬承虚奖，命蹇

如弟，那里来的贵女！”吴棠也不与辩论，就在衣袋中取出白银二两，作为规仪。这时候那女子已经退入，复由惠徵唤出，叫她谢赏。那女子又拜谢如仪。吴棠问女子道：“你要花粉，向我处来取，你要书籍笔墨，也好向我处来携。彼此通家，不必客气。”说罢，遂起身告辞，由惠徵率女送别。这个女子，看官不必再问，就可晓得是兰儿了。兰儿此后，常在吴寓往来。吴公曲意体恤，兰儿亦曲意趋承。就是这位吴夫人，也是大度得很，时赠衣饰。后来做到一品夫人，想必具有大度。因此，兰儿修饰益工，文墨益娴。未到破瓜年纪，已出落得丰姿绝世，才貌双全。会吴棠调任清江县令，整顿行装，与兰儿话别。兰儿恨不得随他到任，只因父母在皖，不便远离，眼睁睁的由他自去。送行时，直到河梁。吴棠温语叮嘱，兰儿点一回头，垂一回泪，好似一枝带雨梨花，欺风杨柳。渲染得妙。吴氏夫妇也被她惹作泪人。亏得惠徵也来相送，飭女停泪，方才怏怏告别。

吴棠已去，兰儿回家，整日里无情无绪，神思恹恹。那时惠徵仍然听鼓抚辕，并没有一点喜信，典鬻度日，眼见得支撑不住，由忧成劳，由劳成病。那时已穷得没有饭吃，还有什么闲钱延医服药，只好卧床待毙。这是候补官的写照。这兰儿忍饥耐饿，勉强提起精神，日夕侍奉。无如惠徵的病势，日甚一日。昏沉时，尚口口声声叫吴寅兄。直到弥留这一夕，张目视兰儿道：“苦汝，苦汝，汝等到穷极无奈时，往投吴老伯，或者能仰他周济。只是他的德惠，我生时无以为报，死后还要将寡妇孤儿贻累及他，不胜惭愧！”说到愧字，已是痰喘交作，两眼一翻，呜呼哀哉。看官，你想兰儿遭此大故，能不伤心？当下对着父尸大哭一场。哭罢，与母亲商量殓衾，检点了几件敝衣，胡乱包裹。只苦没钱买棺，弄得束手无策。兰儿的母亲越发号啕不止，下有一个弱妹，也陪着悲啼，毫无见识，又有一个幼弟，名叫